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唐釋道宣撰

達三

習禪三 本傳十三 附見四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隋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隋蒲州栖巖道場釋貢慧傳三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瓊傳四

隋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慧昂

隋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隋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隋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隋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訓道樹

隋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隋并州大興國道場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

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遷精彩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允卦會告遷曰汝試辨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辯遷白允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為誰對曰失者西家曰色女子奉口髮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允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為白也允字上點表髮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俙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顧多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闇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

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辨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窪而味之乃玄儒之本也當時先達頗憲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貶者遷辨對縱橫詞旨明爛無不挹謝其聲實自

達三

余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弗許懇誠歲父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非澄公有慙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屢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

二

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跡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

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騁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密謂人曰學爲知法法爲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爲道秦世道恒削迹巖藪誠有由矣遂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爲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疇當尋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繆情夜夢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訝香美覺罷所苦痊復一旬有餘流味在口固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爲月德也爾後每

達三

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迹金陵結侶宵征間行假道多被劫掠進達壽陽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運所鍾屢逢羣盜若怨結不解來報莫窮衆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什物爲賊營餓冀於來世爲法知

識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誠齊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掃衣分衛攝念無爲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瓘等並陳朝領袖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門瓘禪慧兩深帝主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沖與有欲以聞天子者遷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陵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參詮侶生平果志遂得有餘結構時榮幸願緘默唯有國子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爲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於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被之家國承周

傳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

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徑何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終爲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遊淚忽霑巾餘之名德並有綴詞父失其文各執手辭訣登石頭岸入舟動櫓忽風浪騰涌衆人無計還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爲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罽賓爲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文集遠

達三

四

近欣赴鬱爲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栖之遂目所住爲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意寶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詢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發

有緣於慕望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淵長史張坦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竚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遏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夕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比盛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敘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食德限以朝務寶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楚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爲慧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

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詣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勅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初闡授誠請新即爲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不絕于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原其解趣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夕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刻迹幽巖或逃窟異

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

力矣尋下勅爲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爲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僕射高熲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凹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雋又屈膝資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既爲帝王挹敬俟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已是非論以示諸已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已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舉出紜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

達三

六

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爲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爲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從乃勅蜀王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逐一獸入故窯中旣失蹤跡但見溝窯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悵然曰弟子庸朽乖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王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

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定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賈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因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勅河南王爲泰岳神通道場壇越即舊朗公寺也齊王爲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爲寶達三

七

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其爲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也檀越當盛與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盛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置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爲功宰輔咸以

劖道危懸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時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爲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

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年又下勅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效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間等宮闕林園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勅曰自禪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即以遷爲寺主旣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

興善寺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  
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  
見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  
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  
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  
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恒政不

達三

八

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葉故放神光  
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  
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風韻故  
臨機答對如此又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於  
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寡於貪競雖帝王  
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衆或濟接

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  
關鑰外屏名利顯助弘道冥心幽隱立志清  
簡不雜交遊時俗頗以踈傲爲論深鑒國士  
而體其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  
能遺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  
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詞旨典正有文章

焉雖才人沉鬱含毫未能加也夙感風瘦之  
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  
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勝光  
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當停柩之日  
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遮約終  
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

不聲與食不敢常於喪所右榮而卧既舉柩  
隨行大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葬  
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爲防畜將非冥衛所  
加平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  
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  
屬於陷角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

達三

九

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倍  
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  
人遷獨處金臺爲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  
感猶希況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  
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講停務  
皆傾渴奔往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

識如寶等疏九識四明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摠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爲之行狀纏縷終始見重京師矣

釋僧淵姓李廣漢鄭人家本巨富爲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父口盡唱乏錢不復下倉內貯

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動坐則儼而加趺眼光外射燄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鍾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

康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無遠近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爲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

淵研精定道毅博通經術丘索草隸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寺割東行房以爲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繕構領匠伐木連雨兩月端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違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芳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於南路欲架飛橋纔扣此機衆事咸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錨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号鐵槍擧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錨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

鑒

十

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謡于今逸耳淵毅二師並爲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吾其死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淵聞之憫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遘疾遺語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

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卒於九里堂焉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爲文

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涉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鄉慧早厭身城父母留礪逼納妻室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十二年年纔及冠二親俱往旣將出俗猶繁妻累先勸喻已便爲解髮資給道具送往尼寺慧往陝州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探幽致又詣衛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投夕悟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略貫終始禪侶三百嗟試聲馳詢摩其頂堪傳法燈令往山西啓請未悟慧以學日旣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号幽絕山勢窮美因登遊觀又爲留連夏坐栖之又陳禪道

達三

至秋擇地無越晉川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舉蔚成定市十有八載成就極多栖巖傑昂最稱深入仁壽四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爲人也諒直剛決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希華靡大業元年餉黃耆絕粒百日檢校教授坐禪禮懶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休服餉於閑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窟虎爲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神節度時分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彩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聞異鍾聲聲幽淨異香花充蔚斯相旣至潛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闍維收骨起塔於麻谷

釋慧瓊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清貞自遠承稟玄奧學慕綱細受具已後偏業毗尼隨方聽略不存文句時在定州居于律席講

至寶戒法師曰此事即目卒難制斷如何瓊聞之私賤其說時樓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剪避地南陳流聽羣師咸加芟改開皇弘法返跡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爲主心用所指法依爲基道間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離著爲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僧衆邕熙聲榮逸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憊便止法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彌信行重斯正業從受十戒瓊不許之乃歸瓊之弟子明胤禪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

崩禪定初攝下勑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禮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于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衆晉川見于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在于周世備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陟岵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慮爲先達廢教道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途前稔文帝聞純懷素請爲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不已遂處林中爲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其供辦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以終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懺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闕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燄經于

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私密異之爲滅  
累之嘉相也又油龕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  
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  
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  
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祇所集故  
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

達三

十三

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  
微行市里或代人儕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  
還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爲  
洗補跪而復處及巾屨履藉穢污臭處皆縫  
洗鮮全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撻廁擔糞有窺  
見者告云若情事狀泰願共同作或爲僧苦  
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填治因以勵  
俗相助平坦有來觀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  
賊既來獄王瀆王打縛不父矣故所獲財物  
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  
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首皆  
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

擗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  
不敢受者以爲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叙云  
余初出家依于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聚  
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  
金剛般若論光明諸法無行等并講習通  
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  
文帝又請入內爲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  
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  
並聚集街道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悆  
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  
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  
六欲天類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  
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  
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爲建大  
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鷄飛  
來純房內在衣龕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  
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  
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得自縱自欺又云

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  
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  
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  
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  
五月十二日也葬于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  
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觀身肉皆盡而骸

(達三)

(十四)

骨不亂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  
圖其儀質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彥琮襄  
美厥德爲敘讚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爲  
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闡穆識悟清爽  
文藻橫被聞于京室著集十卷頗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

女寺爲禪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  
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  
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  
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  
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弥覺皆痛問  
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

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  
愈因亦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  
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  
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鵠鳴山有二道  
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  
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爲

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本同性  
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  
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犧車四乘將從百人重  
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  
信還王大怒自入山持手加罪既至山寺禮  
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

(達三)

(十五)

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  
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  
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旣重  
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  
去王曰弟子步從輿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

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綃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揔用迺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遠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十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謹寺三日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州年十四投僧寶禪師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經魏周隋崇挹佛化闡弘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冀後法開用爲承緒及隋開化並揔發之經籍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揔徒結道縛有餘熱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牀一食用卒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蓄名行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詠重其戒德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歸戒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標離俗宮

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勒以牙席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今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惟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勑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爲五彩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

爲銘文至皇帝鵠治將訖乃變爲金字分明外徵時以爲嘉瑞也屬高祖昇遐隋儲嗣曆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羣心勑揔綱任辟不獲免割臨僧首于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懲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黎情之

達三

十六

士悛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一千秋樹皮袈裟在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庭道自隱言嘗舍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

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態感蛇鼠同居在繩牀下各孚產育不相危害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爲若此也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着弊納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爲一女授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

聖之極矣或依諸癟村受於癟供見有脹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味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已任情向欣然初無顰蹙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空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恒網取拔無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詢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長觀覺安立冷然祛寫兼以志得林泉銷形人世捐略塵欲山學推先嘗經行山頂悞墮嵩高巖乃在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

告泉曰必不信者試踢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万石旣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方爲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亡將隣

達三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慤樂

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  
十歲已後剃落敷肅恭孝執履謙沖師長友  
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歌詠法言晝夜不輟  
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五十許年初  
無告倦自木德不競立喪攸在釋門淪廢法  
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  
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  
立孤老寺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  
說法乘機間起食堪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  
塔締構栖巖翻然脫屣就閑修業親事香花  
躬運掃洒口恒稱讚目常瞻睹善由已積通  
爲舍生財雖有餘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  
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  
四初未終前數日不愈維那鳴鍾而杵自折  
識者以爲不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稱彌陀  
佛名迴心攝念願生彼土有入室門人頂蓋  
者夙夜祇奉忽問蓋曰厨中作何食耶蓋曰  
爲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生

達三

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諾豈在人耶  
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瞑狀有所覩旁侍  
加香寂然立敬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  
議也有問其故云見寶幢花蓋塔廟莊嚴初  
夜又迴首眄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  
何緣務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須臾復云大  
明何爲轉盛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不可  
恆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  
山地動搖門窓震裂羣雉驚雉非恒所聞寺  
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  
師若終必生淨土矣何以知然向於眼中見  
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  
通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衆經禮  
懺發心以往生爲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將  
捨命弥加勤至自見牀前有赤蓮花大如五  
斛瓊許又見青蓮花滿宅阿彌陀佛觀音勢  
至一時俱到蓋與姪薛大興供侍親聞所述  
而興見有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父而自隱

斯並近事故傳實錄沙門行友蒲晉名僧為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真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厭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

達三

十九

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槃桓弊執營生未歟逐物已疲摧百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良可悲矣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濟年爰童艸

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寶則不然壁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足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寥廓經途夐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

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嚴善臨命之虛心遂能自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搖神象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止觀察微塵之本際訊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

愍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測循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神舉會信行禪師剉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敬詠欣然北面承部寫瓶非踰合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旣無本文口爲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即講曾無滯

託雖未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別部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斷量論六卷旨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玄奉尸陀追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鎔表德有弟善智天縱

達三

廿一

玄機高步出表祖師信行服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鑄錄入室障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篤勤之上達也信行敬揖風猷雅相標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服人者焉撰頓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判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

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豐導引之說當今敷化宗首莫與儕之時暫舉莊道俗雲合聲榮感敬後恐難尋迹矣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謙遊履盛化每居幽隱頻感微異乃高恒度恐致驚俗故罕聞之遭周滅法不偶塵囉獨

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與心相娛目得乃曰吾今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遺教遂於鄴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彌積遠文帝末紀栖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素就宣勅旨躬延謁見照預知之告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具明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住籬不覺慨然喪膽下乘將欲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汗情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措言父時少解乃以

達三

廿一

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擅越善意相尋理無虛垢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近仁壽俱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師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勑素齋香油再伸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

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接山門卑處身心方陳對晤爲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造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潭難清乃爲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機俟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

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  
不踰閥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  
勵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  
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門  
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  
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寺百有餘僧  
敬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于所住  
春秋八十餘矣

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  
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  
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  
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唯自將  
奉而侍者莫持或有妄持舉者而重若太山  
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而蒙受  
清化率志都雅言晤清穆住并州大興國寺  
履操栖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而與衆比居  
整叟貞嚴希言寡涉高衆盛德皆敬而奉之  
遊至林房莫不捻履潛步齋然趣越也其爲

